

卷之三

戰國策魏卷第七

縉雲鮑彪校註

東陽吳師道重校

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南有陳留及汝南  
魏之召陵聽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  
許偽陵河南之開封  
中年陽武酸棗卷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

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

國必恐重欲無厭重猶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

必驕元作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

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

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補曰王應麟曰

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子之言出於此朱子曰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君不如與

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釋猶舍也何

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元作質音致當乎圖適足

為智氏來伐之資也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

智伯大說因索蔡臯狼元作梁策作狼於趙趙弗

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

亡

文侯桓子之孫名勛元年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

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

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

乃知文侯已講補曰一於已也知魏和之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也盡一杯

文侯謂觀斯贊魏人補曰姚云後語作堵師愚按

其後可師號堵師後因氏焉又有堵師比堵亦

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

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

其心彪謂樂羊所謂隱忍以成就功名者也子則

忍而以慈愛沮其殺敵之心則大事去矣何救於

亡子故羊忍為此以怒眾而成功乃其情則非恕

雖然無以天性為者也觀師贊之言其謗書之渠乎

雖然羊之義視分羹為有餘比覆醢為不足使其

投孟慷慨一鼓而據家國之憤亦收功必矣介冑之士未可望之以聖人之地也曰舜竊負而逃林回弃千金之璧輕重之分審矣豈肯以彼易此哉劉子政以此事與西巴放麋並載而曰巧詐不如拙誠真名言也鮑雖為之曲說萬端奚救哉項羽坐太公姐上高祖杯羹一語貽愧千古亦幸而不自殺尔不然何以

西門豹為鄴令鄴屬魏郡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

補曰一本子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

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補曰一

夫夫屬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坐先於衆子入而

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

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

幼也似禾莠禾下生草幽言其色茂曰說文

元作驪牛之黃也似虎驪黑黃色也驪乃深黑馬

牛不必拘以色論黧亦黑色也爾雅倉庚黧黃蓋

白骨疑象武夫類王武夫石似王此皆似之而

非者也補曰夫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

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參驗之則其好賢

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曰孟子注守

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

天又兩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

可不一會期哉昔與之期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

手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岳文侯曰鐘聲不比

乎比猶協補曰比音左高之聲左方由子方笑文侯

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音洛以治官

鑑無兩則字樂仍音岳下文二語不明則樂音今

君審於聲審言聽臣恐君之聲於官也文侯曰善

敬聞命彪謂周衰世主無如魏文侯之徒誨誘規切之

雖欲無賢可得乎然則用真儒無敵於天下信矣

謂子方曰公孫成進子夏而君敬之蓋得其師之進段干木而

斯好賢師十商友

武侯文侯子補曰名擊元年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正義云西河也稱曰河

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補曰姚云一作錯侍坐元作王

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

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

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

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

者三苗之居左有補曰姚云下句一本無彭蠡

之波彭蠡湖在右有洞庭之水文元作文

或以岷作汶此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衡南岳在

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行夫夏桀之

國左天門之陰後志高都天門即此而右

天谿之陽今按天門即史太華伊關彼言右故此

右之陽曰按史左河濟右秦即太盧畢在其北

地缺補曰一本伊洛出其南水之出陸渾洛

盧作廬未詳出今商州上洛縣南熊耳山至洛陽縣入洛水

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公

世家註晉山險補曰而右漳滏金元作釜通借滏前

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

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補曰姚云劉人

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

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

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起傳有小異

說苑文同末云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

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史遷曰吳起說武侯

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

揚雄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

以加諸二子論之當矣大然其言不可以廢也西

河龍門之河地即同北平等州魏之險阨也一傳惠

王其地日削于秦至納上郡之時盡矣

險豈足恃也哉起之言於是乎驗矣

惠王武侯子補曰名瑩元年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說文澮水出霍

二年敗韓馬陵敗趙禽樂祚將魏王說郊迎以賞

田百萬祿之閑田以待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

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倚直前棟撓而不避者折

也喻敵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

險阻形見其顯决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

者巴寧嬰襄之力也誦能士縣賞罰於前使民

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

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饗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能掩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既亦已愈多公叔當之矣彪謂公叔此言何其似魏絳也方之卻至驟稱其伐彼已隘矣

補曰按史田文既死公叔為相而害吳起以計疑起於武侯起懼得罪而去之楚公叔即座也澮北前後之庚邪大事記顯王七年魏公孫痤敗韓師趙師於澮秦庶長國伐澮獲其將公孫痤謂史記秦本紀及魏世家云虜公孫痤惟趙世家秦魏年

表云虜太子痤孟子梁惠王長子死焉蓋太子申戰沒於齊者也凡史記是年言秦虜太子痤者非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死之

所不能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痤有御庶子此

避故云族官別於國官及太子官正曰公叔曰痤有御庶子知為痤之家臣如甘羅為文信侯少庶子之比

說又見秦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韓茅策

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

孫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補曰

鞅之言曰彼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由是觀之公叔知鞅而不能進將死之

言上不能量其君之聽否下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

已葬補曰大事記顯王八年公孫痤卒解題痤去

鞅自魏適秦則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

痤死必在今年

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商君傳

秦行韓韓圍梁秦獻公二十三年戰少梁此九年

少梁即獲公叔痤之戰不聞燕趙之救也時方敗趙趙豈得救之此皆無據之言且策云圍梁不云少梁圍梁必惠王徙都大梁後不可燕趙救之謂

山陽君楚宣策言此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

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

足以拔鄭新鄭鄭近梁故云正曰韓哀計者為梁

不如搆三國攻秦元在趙策正曰證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

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

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

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

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元作矣王曰寡人自為知

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

見史不書太子質事以下章年時因舊次之於此

後事惠王三十一一年秦虜公子印後徙梁而韓

梁王魏嬰史作營諸侯於范臺此十五年魯衛宋

事記書韓宋魯衛為序解題云是時魏惠王方強

諸侯相率而朝之也索隱按紀年魯恭侯宋桓侯

公別成侯鄭釐侯桓侯即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共公

善注文選引北堂書鈔皆作舉觴大事記魯君舉





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彪謂魯周公之後也其教

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一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為天下萬世之明成魯君豈非賢君哉

補曰觀魯止深矣二語大事記取

魏惠王起境內眾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申

也正曰註以下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

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

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也善用兵戰必不

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

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謂

止太子之行正誼也而志於樹德為王則譎矣故夫譎正之間不容髮人議論豈不或出於正言未

卒而譎隨之惟其心之不正故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補曰高註太子申也外黃今

陽外黃徐子劉向別錄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

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

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

益為王為工之外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

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

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

滿其意者眾也希賞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

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

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元在宋策魏記三十年申生伐臯落



原件短缺

之例晉國之覆轡也里克之諫惠王非忘之而忍  
為之故孟子以為不仁補曰以過宋而徐子言之  
從舊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  
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  
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  
可臣聞之王者得度法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  
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記三十  
趙告急於齊齊救趙伐魏正曰按魏伐趙趙告急  
於齊齊救趙伐魏乃惠王十八年敗于桂陵時事  
此三十年魏龐涓伐韓齊田忌孫臏伐魏以救韓  
魏大發兵使太子申將與龐涓合軍拒之戰于馬  
陵魏師大敗殺太子申龐涓魏龐以下  
並大事記文從孫臏傳說又見秦齊策而後與齊  
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

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也  
哀王特不稱謚謂之今王世本惠王生襄王  
而無哀王今王者襄王也今從之愚按秦惠  
之十四年亦改後元年即惠王之比而襄之  
為哀直以字  
近而訛爾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駕車用牛

目為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

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

弛期弛解也昔更曰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

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

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

之也未得其是其唯惠公乎施請告惠公惠公曰

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

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藥水齧其墓藥漏流也

作蠶水註引荆楚記宜都烏水按季歷卒葬鄠縣之南皇甫謐云楚山一云橋山鄠之南山雖有楚

山之名不宜得蠶水所齧藥音鸞說文云漏流也

一曰漬也墓為漏流所漬故云呂氏春秋作葬於

湑水之尾後云天故使明水見之見棺之前和

初學記引一作湑山論衡作滑山見棺之前和

兩頭木補曰玉篇耕胡戈户卧二反廣韻作麻皆云棺頭也此作和盖音通

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藥水見之於

是出而為之張朝張幕帝如朝廷然補曰姚本張

掌次以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

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

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

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秦稱民黔首非此時

有黔首字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為猶撰

非始於秦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

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

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

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補曰兩去聲為之為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齊宣十年此二年補曰犀首謂

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行齊

齊補曰一本於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與齊必

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行敗敗補曰姚云一本無

齊將申縛泗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太子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項羽

詳在榮陽補曰蘇子陳汝汝水出弘農入淮補曰

秦也下南有字恐衍陳汝陳宛丘豫州界汝恐連

也而下行有字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屬下並

正曰鄆史作鄆索隱云穎川有許鄆二縣又有鄆

陵縣故所稱多惑昆水出南陽昆陽舞陽屬穎川

邵陵屬新鄆屬南陽正曰索隱云屬汝南郡即鄆

汝南屬新鄆屬南陽正曰索隱云屬汝南郡即鄆

屬南陽東有淮潁水出潁川陽城沂山水出泰黃陳

鮑誤入東有淮潁水出潁川陽城沂山水出泰黃陳

留外黃正曰黃說見煮棗無踈補曰姚本煮棗下

秦策大事記如鮑說正義云與州信都縣東北有煮

棗田宛句者在河南信都者在河北無踈姚註曾

作無胥史同按蘇代曰决宿胥之口魏無虛頓立

徐廣云紀年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云魏志武帝

於清淇口東因宿胥故瀆西有長城之界榮陽卷

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大事記今開封陽武縣魏惠

城經陽武到密補曰師築長城于西邊長城即上

王指又十九年魏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長城即上

洛北庭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固陽有連山東

西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按蘇秦說合從在惠王

後二年後七年納上郡地則此時固陽之長城猶

魏地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補曰正義云河外謂

也鄭州原武縣北衍燕酸棗見秦策史無燕字按張

儀說魏亦云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正義

謂河外即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廬田

其地也周屋下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多故人民之衆車

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多行故

如軍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作元

陣史謀正曰林音黜恐也誅音恤誘也策字王外

作休謀通見前然作謀自可謂橫人為王謀王外

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魏謂不被其

禍謂橫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

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

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

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

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

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

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為秦築宮備其巡幸受冠帶

受服於秦祠春秋助秦祭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

踐以散卒三千散則非臬勇禽夫差於干遂補曰干遂見秦策

武王卒三千人草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

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

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蓋以青帕首項紀註士卒皂巾補曰史記註魏氏武

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大事記荀卿所謂魏奮擊二十萬補曰正義云

之武卒也奮擊二十萬補曰正義云斯徒十萬補曰正義云

供養雜役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

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

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

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

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偷苟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

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

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補曰詩綿綿瓜瓞傳

不絕貌蔓蔓元作蔓蔓蔓蔓元作蔓蔓蔓蔓元作蔓蔓

蔓蔓蔓蔓元作蔓蔓蔓蔓元作蔓蔓蔓蔓元作蔓蔓

蔓蔓蔓蔓元作蔓蔓蔓蔓元作蔓蔓蔓蔓元作蔓蔓

蔓蔓蔓蔓元作蔓蔓蔓蔓元作蔓蔓蔓蔓元作蔓蔓

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

秦之患故弊邑趙王肅侯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

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

謂周書其指此歟札將尋斧柯云云策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

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秦傳

張儀欲并相秦魏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故謂

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使韓

曰公何不以此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

楚補曰走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因儀

儀必緩攻韓亦德獻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補曰大事記魏惠王後十

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

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

焉請以事以為衍功有切魏乃任之曰大事記

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魏任其行則如此則魏必圖

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然因而委之犀

首以為功果相魏衍傳有曰大事記魏王不聽

相魏張儀去則不然以儀傳考之儀慙無以歸報

留魏四歲而魏王卒復說其嗣君久之始去魏相

秦爾愚謂儀說魏合秦襄王久而後聽惠王之

崛強猶未入其言故公孫衍之間易為力也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

曰齊畏三國之合也楚魏必反燕地此齊宣因喪

按史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我取十城蘇秦

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必非此時策云伐齊存燕蓋

齊人破燕以下楚衍趙趙曰失謀於楚趙必聽

後事也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衍而



疑行於齊秦也齊遂伐趙之趙魏鄰也伐取乘丘屬

山浦曰正義云乘丘故收侵地虛頓丘危謂殷虛

今相州所理頓立故城在魏州頓立縣楚破南陽

九夷者疑當為九嶷許鄆言之故也大事記李

斯書云惠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鄆郢

有夷居九夷之言此與集註異內浦豫州郡內言

愚謂此言破南陽之九夷也

作豫州地名必許鄆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

縣東南本趙邑今屬魏今詳名新觀者恐以此大

事記主屬清河又云魏惠王三年齊伐魏取觀津

而道涂宋衛為制言雖得新觀路所事敗為趙驅

敗謂楚不與也楚不與則齊事成功縣宋衛楚與

魏恐韓王宣惠也曰此句不可解恐韓王字當

在令下而衍一以字謂公仲令韓王以饑故賞賜

之民魏王懼問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

南陽內修武此河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

且以遇卜王睦故遇者相好也王不遇秦韓之

卜也決矣知其無他疑韓以魏不與秦遇魏王遂尚

遇秦信韓之甚欲廣魏救趙之也此著書者述其

齊伐趙也曰寬廣而今心廣又豈能止斤元作尺

未詳楚人遽於草下地缺草豈焉邪遽傳楚以

有缺誤草疑華伐齊之事遂敗

之地受地必由二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

國線言輕重繫之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

就粟於河外韓時觀因勸之

魏恐韓王宣惠也曰此句不可解恐韓王字當

在令下而衍一以字謂公仲令韓王以饑故賞賜

之民魏王懼問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

南陽內修武此河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

且以遇卜王睦故遇者相好也王不遇秦韓之

卜也決矣知其無他疑韓以魏不與秦遇魏王遂尚

遇秦信韓之甚欲廣魏救趙之也此著書者述其

齊伐趙也曰寬廣而今心廣又豈能止斤元作尺

未詳楚人遽於草下地缺草豈焉邪遽傳楚以

有缺誤草疑華伐齊之事遂敗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

術之之左華未詳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

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

曰如下宜有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反言報之

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軫自是如楚

未知即以此時事否策云儀善於魏王王甚愛

之當是惠王時事軫之答王曰子胥忠其

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

張儀欲窮陳軫時在今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

背悟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

公翁同項羽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湛謂其

彊出秦強自秦出在楚韓策鄭強曰應為智

言能止其父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軫在

離之故迎軫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

多公之車王楚郢中公至宋道稱疾而母

行使人謂齊王後十三年大事記儀相魏在惠王

年因請成于秦為秦相後八年秦出之魏曰魏之

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使東無

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

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所惠子謂王

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

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為  
可不知是其可也如其明耶亡群臣之智術也  
亡得矣也 如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  
其明也而群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  
塞也明塞不 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事不明而欲  
王也王而從之失其半矣 此策言小事人可  
否者且正半而此大事人皆同聲必非皆知其可  
而智術之皆同者則明與不明者居半也彼劫王  
以必從失其明者之半也此策云欲以魏合於秦  
韓亦當是惠王時

張

衍子

子

補曰姚云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

子

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

雍

沮人

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

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

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

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閔曰王亦聞張儀

之約秦王乎惠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

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

勝衍魏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

欲復攻秦攻齊楚曰言魏割地合於秦齊楚復

此策亦當其弊不足以應秦二國嘗戰今必此儀

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

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

曰善乃遂解攻於魏補曰齊策秦惠王死儀乞之

王云云其言頗與雍沮類

哀王

襄王子元年慎觀王三年 **正曰** 哀當

謂

補首有缺

張儀臣

補

謂齊王

見前

曰王不如資

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齊使相之因以齊

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

齊據公於魏此士言其效也齊廢公仲而是公無

患此士計非先逐張儀不能得行合魏非合魏不

名朋也元在韓策而曰事與公仲公叔相涉當從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見

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

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

飲食而無事衍無事必無事必來補曰四字恐犀

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

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柰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諸

人以卓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

魏王曰軫教臣與燕趙故矣言與之故數令人召臣也

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言不久旬

五之期期五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

於庭曰臣急使燕趙言有急急約車為行具行所當具

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

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

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

魏恐得魏後於諸侯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

使初以無事請行今有齊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

首楚王懷魏為主約故諸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

因犀首魏為主約故諸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

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從與衍皆為魏約耳而

背從者欲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

任專於衍也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為犀首遂主天

下之事復相魏復言得四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

彪謂軫之所立唯此有七國押闔風氣不然醇乎

醇矣補曰軫傳以李從為田需曰陳軫過犀首

而不見宜若憾焉而必見之又教之以收天下

重任皆所以傾儀而已鮑氏於軫深所歸重此章

知其失不可揜則曰不然醇乎軫因軫答秦

王之楚之對而亟加珍獎曲為之說故愚亦屢摘

其微非好為攻發也犀首相在惠王時說見下章

齊王

閱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不親魏王懼

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

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

度其至先以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補以百金

見之曰問居諫反投問以請先見齊王乃

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二國之私怨謂齊王曰王

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

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

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不相

次當作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按上章張儀將相

乃得相而儀相魏四歲則所謂以計去之在儀欲

相之初衍得相宜在儀復相秦之時也曰大事

記書魏惠王後十三年秦張儀免相相魏魏不事秦以公孫衍代相解題云衍傳稱衍相魏儀去則不然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惠王卒後魏襄王二年始去魏復相秦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毋恢教之語曰無多割

一本此下有曰字和成固有秦重和

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衍已悟秦故曰此策惠襄之世不可定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

季子詳未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

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

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

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其人也補曰此策若作魏將則恐在襄王時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

事在齊宣十一年魏惠後三年趙肅侯十八年公孫衍欲敗從田盼本非與謀故其聞衍之說猶能以用兵難之既而誅於其言勸兩君以聽衍而身

將齊魏之兵蓋狃於戰鬪之習墮衍計中以成其欺以敗和好快讐秦之欲皆盼之為也觀馬陵之

役魏客之言張丑說楚之辭知盼為鄰國所畏百姓所服今以此事觀之盼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

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

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

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

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

困也

二士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搆難而兵

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

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補二字田盼補二字

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

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

田需從中敗君補曰一本標君王又聽之是臣終

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

之股掌之臣也肱猶股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補曰

一本標云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群臣何也內謂

有外之字群臣則行與焉言殺之亡之天今吾為子

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與猶入子之事者吾為子

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

之約系召文子文田而相之魏身相於韓補曰田文

犀首約結於嬰宜在襄王時非文奔魏相昭王事也下章與此同事

矣欲相韓也一本此下別為一章姚本註云會題劉連蘇

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

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行之為魏孰與其為韓

也衍陰晉人時屬韓故下蘇代說昭魚亦云王曰

不如其為韓也衍而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

右言助之力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

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中道猶中立也言

且王無所聞之矣不聞所以救之王不得而聞之彼王之國

雖滲

言浸微弱如漏器然

樂而從之可也

言如漏器尚足樂雖從二子可也

也然從二子必亟亡不得

如是也 滲樂未詳

王不如舍需於側

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

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

於魏王厝需於側

而國便於事

善果厝需於側

事蘇代入之矣待行如是可也始聽犀首而欲外

田需復因蘇代而置需以稽二人賢否之不知用

舍之不能熒惑於游士之言而拱手以聽之其異

昏甚矣

史舉

即甘茂所事

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

令王讓先生以國

已解舉故舉後見之為

王為堯舜

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行因令王致萬戶邑於

先生

而弗任也

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

攻梁南韓氏因圍黃

元作黃

蓄楚師必進矣

恢為犀首謂韓王曰疾攻黃蓄楚師必進矣

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

蓄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

又况存黃蓄乎若戰勝兵罷敝大王之攻黃

大王之攻黃



蓄易矣四曰此策時不可考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

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如木枝分

湊之如輻於穀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

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陳言

鄭所至皆平地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

卒成四方他國境或有山川關塞守亭障者參列

十里一亭障隔也築城壘為之粟糧漕庾漕水

障關塞邊候開封有右夷門關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

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

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

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

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

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

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

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

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補曰史作陽晉正

曹州乘氏縣西北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

從道絕主從者趙故不言其他則大王之國

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

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

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

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  
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  
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眾多然而  
輕走易北不敢堅戰史補曰魏之兵南面而伐  
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適猶內嫁  
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  
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猶大言而寡  
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  
而取補曰姚本作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  
莫不日夜搯腕搯把腕手也瞋目瞋張目也切齒言力也  
傳索隱云齒相摩切奮怒意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

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

衆口鑠金補曰周語衆口鑠金誑衆口所毀雖金

淹書積毀銷骨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魏王曰寡人

愬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

效河外儀傳在諸國之先彪謂魏邈秦而無阻固

一搖而諸國動矣敗從之約魏其過歟使魏而繹

其說曰秦豈能有愛於我哉兵來不除道何為必

說客先之是知其不可而誅我也且我事秦安得

高枕而無憂哉如展轉計之則儀之緯屈矣魏

不搖諸侯將又曰彼魏四達之國又邇於秦彼猶

堅約不動我何懼乎秦如是則諸侯一矣惜魏之  
不知出此也補曰史張儀留魏四歲而襄王卒實  
惠王哀王立實襄王張儀復說王王不聽於是儀  
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敗魏觀津秦  
復欲攻魏先救韓申差諸侯震恐張儀復說魏王  
云云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事在襄王二  
年正曰顯王三十六年蘇秦約六國合從次年秦

使犀首欺齊魏以伐趙而從約解慎觀王三年蘇秦約六國伐秦而中前約也兵至函谷關秦擊之而走次年齊敗魏趙觀津則齊敗約矣既而韓與魏趙伐秦而敗張儀留魏六年說而不聽今因其兵敗從散而說之得其隙矣魏不得聽也魏非不知從之利而秦之不可信也劫於秦之強而患於與國之不一後三年魏復背秦合從其情可見矣惜其自同連繫中兄弟爭財之料而相與以趨於亡從之不可合合之不可久其勢則然矣鮑之責魏死未深究夫事情也補曰搯音厄蠢愚也書容抽江丑用陟降四反義並同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

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肝夷皆魏人曰一本

干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

為將內之於齊言縱楚使深而擊其後今殺董慶

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示如書

姚註一作舍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正曰時不可考

張儀走之魏傳言秦武元年群臣惡之乞之梁此九

之此云不內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

於王王不聽也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

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董猶今臣之事王

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彪謂丑

若此豈可望於士君子之行哉哀

字魏文子田魏事也田需周霄孟子時有此人至

田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

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閱

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

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

二人雖善文行則復背其所善

魏王令惠施施自孟子時至此亦三十餘年正曰施

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言恩禮乘數鈞車乘

將測交也測猶卜也視何國厚吾使因知楚王聞

之補曰四字恐施因令之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

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施欲楚

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

則生倒樹之則生補曰姚云倒劉作折而樹之又

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

人之眾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

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眾

則子必危矣補曰此與孟子雖有天下易生之物

善左右則君子小人之用心可見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嬰

索隱以為田文按嬰卒於閔王之世大犀首之有

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

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

必相之矣昭魚曰柰何代曰若其為梁王若汝也

本君其為代請說君昭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

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

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

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

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

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以史補王曰下八字

正曰史有此八字按此乃蘇代請昭魚為王而設為說王之辭無此句可也代曰莫如

太子之自相是三人不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猶

曰不以一本皆不以史同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

印也補曰秦武王初置丞相璽則魏已有此名以鬼

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

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曰

相魏記九年有補曰大事記報王八年書秦丞相

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

魏王以犀首也乃誅之然則衍去秦後終為魏

所殺也犀首陳需中田需而策以田需死後

此又一人年上犀首為秦大良造時亦有公孫衍去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

之因使其人儀之為見者嗇夫見者取與強見王

見者謂引見傳命之臣儀使其臣為見者之嗇夫

夫職獄訟收賦稅漢有虎園間見者伺之以候因無

敢傷張子此九年儀考相

周最入齊魏不善之正曰周策為最謂魏王曰王不

齊而公修虛信云云不如謂王曰請入齊此語在

田文相魏昭王時是最先見魏於齊今復自魏入

齊詳周策所載必最後欲之秦王曰怒令姚賈

讓魏王下文蓋秦所置以相魏者曰此因魏王為

之為最蓋秦亦怒最之去魏曰是時齊秦交惡

於復之齊必復為齊所厚者魏雖欲合秦而猶牽

婉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

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齊秦為敵

通天下於秦則外齊矣今秦入秦天下不知以謂

魏使之齊收齊事因不通齊矣曰齊秦為敵齊

逐最而魏收之天下信魏之不與齊故曰為王通

天下今最遁入齊則天下知魏絕最而齊收之齊

何以通於救邑之事主亦無齊累矣善則魏所不

之絕明矣秦可以不疑魏之與齊也大國欲急

兵伐則趣趙而已促使應秦也魏不善最而言為

皇所問之人相去八十餘年高誘欲以為陳賈若

秦召魏相信安君史不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

王武或昭曰臣聞之忠不必黨疑為信安說黨不

必忠今臣願為補曰願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

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刑也願大王察

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完其交臣

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必右趙者秦

通趙臣又恐趙之益勁也益魏夫魏王之愛習魏信

也甚矣魏信知信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

安省言

惡嚴尊秦也明矣惡端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

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魏必舍所愛習

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

而退謂去相位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今人之君處所

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

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亦去則魏元作

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此舍猶棄奪其愛秦必令

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我魏也秦本

然此魏自疑之趙亡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

辭非必秦意將與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魏不能

秦戰必結趙正曰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

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愛信者用於趙我之權去

勢奪是趙存而我已亡趙安而我獨危大王欲完魏

則必戰必守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強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國危而權

補曰魏字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

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

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

魏信以行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

身得尊焉今我元作講從構讀難於秦兵為招

質言於用兵為招為質招言召兵質國處削危之

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

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異其利必

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  
為利重得地則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  
王察之欲重其事而言之過若此者不一也

此類註不必辯

樓梧

魏人後又作梧梧字謂偶合也愚按工篇無梧字有梧字五故反觸

也逆也策後作梧韻書梧忤梧午荀子午其軍蓋  
梧枝梧凡十一字典籍往往通借上去聲約秦魏

魏太子為質

此十二年朝秦世家襄王上二

而解此策云太子為質既而留於

紛彊魏人

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

與好惡循環不定

周旋於利也高註還敗秦而利魏魏必召與之負言魏得利

秦所謂

自秦之日太子為糞矣

即所謂糞之太后

坐王而泣泣使王坐而

王因疑於太子遣不決

今之留

於酸棗樓子患之昭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

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為期與

我約矣

言期以太子結約而不遣為此故伐曰秦

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

考無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

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與與

魏臣恐其害於東周

不欲正言魏受伐魏與周鄰

曰交載秦魏事從舊可

秦楚攻圍皮氏

亦十三年補曰一本為魏謂楚王懷



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行也也四目下章見亡也

元作矣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

必內太子豈秦歸太子而攻秦恐失楚必効城地

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

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

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

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

王昭欲効城地前許之未入也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

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

以疾攻魏此疾速也非名通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

秦因合魏以攻楚樗里疾伐魏皮氏未拔甘茂棄

魏太子在楚為元作謂樓子廩也從太子為於鄢陵

楚用事者所封正曰此語本記其人與樓子言於

鄢陵之地鄢楚別都在宜城此鄢陵即策所謂許

之謀非從太子而楚任之也曰公必且待齊楚之

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強

魏人仕齊正曰魏王所用下之所惡於國者無公

矣無如鄢陵正曰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

人翟公必謂齊王閔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

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

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強言儀有秦韓之重齊

軍奔齊樗里疾與魏和罷兵按茂傳茂言秦昭王

以武遂歸韓向壽公孫行怨讒茂茂輟伐魏云

鄢陵者魏地也樓廩主合楚

鄢陵即策所謂許

之謀非從太子而楚任之也

曰公必且待齊楚之

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

魏人仕齊正曰魏王所用下

之所惡於國者無公

矣無如鄢陵正曰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

人翟公必謂齊王閔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

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

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言魏襄為齊逐儀

與之逐張儀於魏者謀如此耳魏襄之時不聞逐儀也且此語本謂以儀有秦韓之重而齊王惡之

魏王不敢據之以為安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

公臣為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鈞言齊與楚

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行楚楚還兵魏王必懼

楚還兵者復兵與秦合攻魏也故魏王懼公因割元作寄汾北

以予秦而為和汾北魏地鄆陵宜因其懼合親以

孤齊秦楚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昭與

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說之乃謂樗里子曰

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首言出兵而不能

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

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故史書未對曰

臣願以鄙心意公意猶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

所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

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於守為何故而弗有也

樗里子曰柰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

樓廡翟強也補曰廡字書無此字韓策作鼻即廡也策又有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云

云與此事合疑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言

主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王懷怒於魏之不用樓

子而使翟強為和也和齊怨顏已絕之矣怨魏欲

於顏魏王之懼也見亡形而有亡翟強欲合齊秦外

色

楚以輕樓慮

虞厚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程強

補曰此二語公不如按魏之和按謂主之使人

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

重公也此吾事也疾言此事樓子與楚王必疾矣

言應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魏人必為合

於齊外字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

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得樓虞翟強以為佐魏主

言之故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此言且得皮氏

言內欲因楚和秦以息攻鄢陵不順也故此士說之又

說樗里凡其辭兩言齊楚翟樓示無所偏也而於

楚獨曰吾事則是為樓子也

獻書秦王昭曰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

之謀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

者山東之要也腰人身之中有地於此兵法所謂率然

及李靖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

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補曰一本今梁王

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要猶欲

同上義山東脊天下要與上是山東首尾皆救中

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

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

南出事於南方楚謂其兵弱天下不補曰作必不

恐當作不必能救地可廣大言秦國可富兵可強主可

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誠謂先之

必克也周紀註密須在安定陰密補曰密姑姓國在今寧州史周紀西伯伐密須詩密人不恭者也此誤以為湯又云試之於弱戰國以為武教

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

田鄢郢藍田秦地疑衍文彪謂征伐先後理正應爾故司馬為秦議以伐蜀為先而我藝祖

欲平太原諸國亦先平蜀正曰秦之攻楚多道藍田武關以出攻如敗楚藍田之云○秦人善遠交

近攻之策蠶食諸侯先三晉而後齊楚卒以成功其用兵之序可考矣此策魏畏秦攻移禍於楚故

飾為之緯而鮑謂征伐先後理正應爾夫豈識當時大勢哉又以司馬錯先伐蜀宋欲平太原亦先

平蜀為試於弱之徵謬矣

魏秦伐楚秦昭六年與韓魏共攻楚此十八年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

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今秦楚

戰王交制之緩上時為秦計耳故明年相秦

昭王哀王子補曰世本名邀元年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此三魏令公孫衍

乘勝而留於境乘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秦既去則無及已補曰公孫衍說見

前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為竇屢魏謂魏王曰臣

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

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

關內侯侯於關內耳此時未為爵補曰秦而令之趙王

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已割

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因地講秦夫周君竇屢奉陽君

之與穰侯買首之仇也補曰奉陽君即李兌說見趙策此言與穰侯買首之

仇則二人欲陰取今行和者實屢也制割者奉陽

以定封之事也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右穰侯而欲敗之必

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補曰淮南子孟卯

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魏人使謂趙王文惠曰夫鄴寡

人固形元作刑刑補曰此書弗有也形猶勢也高註

此書多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

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

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

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効城

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

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

為完鄴也今効元作郊鄴者使者之

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

合於魏而支秦此六年書卯以詐重者此也處謂

魏孝成失之於韓雖所喪敗有寡之羞其貪而不明真父子也

芒卯謂秦王昭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中謂用

國之中猶臣聞明王不背元作聿聿補曰一本作聿

趙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元作羊羊補曰

地未詳王屋在河東垣洛林即蘇代所謂林中

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本周官此所謂則臣能

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

曰王所患者上地也上流之地近秦秦之所欲於

魏者長平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

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不遠矣魏王

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

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

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折毀也言不可有責於秦王無以責

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

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

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

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

王懼懼曰姚然曰國有事未贍元作澹前漢志澹

用下兵也贍給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

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蘇代元作秦秦燕策拘於魏欲走而之齊元作

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

請以宋地時未舉宋此侵伐所得耳正正義云

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

假設此策以救伐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

王閔與蘇代秦燕策及也疑其善魏今秦見齊魏

之不合行也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

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

故王不如復東蘇代秦使得秦必疑齊而不聽也

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一作變伐齊成則地廣

矣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地蘇傳有在齊伐宋

魏王曰云云於是出蘇伐代之宋

五國伐秦成澤之役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

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

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

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

而與王爭得者王齊楚魏也請為王無禁楚之伐

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

宋強宋弱皆必伐之如宋者欺之不為逆殺之不為讎者也

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

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患元作悲秦必且

用此於王矣用楚又必且劫元作曰王必求地既已

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行曰曰使王輕齊齊

魏之交已醜也惡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本更索秦嘗

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

善魏不可知也已言不信故為王說太上伐秦其次賓

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詳通史

媾於秦此即趙策所謂不得已而必媾則願五國復堅約者此賓即擯辭一本作離秦齊合國

不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秦權重魏

魏舟明熟元作孰孰元作孰是言慮此有謂元作又為

有通足下或人謂魏傷秦者猶傷不敢顯也恐秦天

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  
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為之非我也天下可令賓秦  
則為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國也皆諸國也  
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  
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  
上補曰三節即上文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  
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生猶進言伐之不已  
不能伐不能憤又不能購必為秦所伐則誓鬪而使  
必死不與秦俱生以殘秦姚本註云而一作兩而使  
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曾安是殘不詳利害唯秦  
上魏之殘無補今天元作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所謂  
以自安也無補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  
以秦為上交者補曰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  
今字上恐有缺誤

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

兩國自宣閔易秦兄弟之交也燕齊與秦合讎國以伐

婚姻猶兄弟也此士欲為臣為之苦矣言伐秦之難而已為

之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

苗而東夷之民不赴元作起起言帝王用兵猶有以

燕齊補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

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

元從咍周寂周韓餘為徒與為從而下之補曰韓

趙策韓徐周韓之間有脫字不然衍周字為徒

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惡秦扮之扮并

也言合諸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

目扮撫吻反



符之約者臣也傳之次元作欲使五國約閉秦關

者臣也符不通秦其次長賓之皆與此合秦奉

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脩朱嬰此皆三晉皆陰在

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秦之約天下共講

因使蘇脩游而以齊為上交蓋兵

請伐魏兵齊臣又爭之以死因蘇脩重報

脩在邯鄲齊之西臣非不知秦權元作勸補曰恐

有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彪謂此非

也故史言代復約從親如蘇秦時獨所謂行其上

不可則行其中下為不可用也夫伐秦不勝竄走

聽其堅約說哉蓋代之計專以伐之為上而游

辭見其多策耳計不出於此也曰按趙策五國

伐秦章蘇伐說奉陽君云云中有與此章出入者



理學